



没有书包的小学生

□郑天良

异域见闻>>>



上学没有书本? 加拿大一直就是这样做的, 孩子们的学习非常轻松, 非常愉快。

加拿大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学生, 没有课本, 没有作业, 不考试, 所以也没有书包。这话你能相信吗? 过去我不相信, 现在我相信了。

这次去温哥华旅游带探亲, 住在小舅子家。他有一个女儿, 8岁, 上小学二年级, 英文名为尤尼。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她的书包, 只见她放学回家后, 不是看动画片(全英语的), 就是用掌上电脑玩游戏, 从没见过她做过作业。我感到惊诧, 便问她妈妈。她妈妈说, 学校上课前只给学生发一张A4的复印纸, 上面有讲课的内容, 然后听老师讲解。课堂上, 学生能领会多少算多少, 不留作业, 更不会检查作业。

加拿大小学的主题就是玩。学生上课像玩似的, 没有固定的格式, 有时围成一圈, 有时散坐在地毯上, 课桌根据需要搬来搬去。学生到校就是听故事、玩电脑、吹奏乐器、画图画、做手工, 在五颜六色的体育器材上爬上爬下。在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, 我都能见到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奔跑戏耍。

有一天尤尼带回家一个纸盒, 里面养了一只蜗牛, 这是学校发的。老师要让学生仔细观察蜗牛是怎样生活的, 它喜欢吃什么, 有什么用处。可惜蜗牛后来被养死了, 尤尼为此很伤心。

她妈妈说, 她们中午从来不睡觉, 所

以每天下午2时就放学了。空余时间很多, 她给尤尼报了好几个兴趣班。例如: 民族舞、芭蕾舞、游泳、花样滑冰、绘画、钢琴。

有一天我问尤尼, 你妈妈给你报了这么多的兴趣班, 你感到累吗? 她说, 一点也不累。

尤尼的姐姐结婚那天, 尤尼穿着蒙古族的服装, 表演了独舞——蒙古舞。演出很成功, 受到了嘉宾们的一致赞扬。

上学没有书本? 这对于中国人来说, 是不可思议的, 然而加拿大一直就是这样做的, 孩子们的学习非常轻松, 非常愉快。孩子们都愿意去上学。与国外的孩子相比, 中国孩子的童年快乐吗?

至爱亲情>>>



我家的“一碗汤房”物是人非, 没了当初的笑声和热闹, 沉寂下来。

所谓“一碗汤房”, 是新人类攒出来的又一只“幺蛾子”。

解释起来也简单, 说是小夫妻为了防止俩人经年累月地腻在一起, 产生审美疲劳, 兴现在同一小区内买两套房子, 两口子比邻而居, 各有空间, 以杜绝婚姻N年之痒。两套房的标准距离是一碗热汤端过去, 汤还是温的, “一碗汤房”由此得名。

机缘巧合, 我家在同一小区里倒有两套房, 但不是两口子吃撑了闹分居好上演端汤秀, 那房子说来话长。老早以前, 房市还没有现在这么亢奋, 我买了新房子, 腾出来的旧房子因为年头久、面积小, 单位就作价卖给了我。那时候我父母年事已高, 经常进城看病, 一来二去就在这套旧房子里安顿下来。平日里, 我家要是做了好吃的, 就先盛出来一碗, 让儿子飞跑着送去, 送到以后, 饭还是热和的, 两家的距离刚好符合“一碗汤房”的刚性指标。

我爸妈是退休教师, 穷日子过惯了, 又长时间猫在家里, 难免跟社会脱节。回去跟他们说点新鲜事吧, 他们总感觉匪夷所思; 买了东西带回去, 只报一半的价钱, 还是能吓着他们, 嗔怪我们不会过日子。时间久了, 我们长了记性, 回爸妈家就换上朴素的衣服, 免得二老从头到脚地打量, 像小女孩偷偷抹了妈妈的口红被抓了现行, 尴尬又烦人。

爸妈住的老房子跟学校紧邻, 学生的读书声都能听得很真切。那一段时间爸妈还健旺, 嫌我们夫妻俩忙起来懒得做饭, 不

懂得科学养育, 便包揽了宝贝孙子的午饭。二老一笔一画地记下孙子的作息时间表, 可丁可卯地上市场买菜做饭。两个人分工, 老妈在楼上忙活, 老爸去楼下等孙子。只听我在楼上伸出脑袋问: 来了吗? 我爸在楼下应声: 来了来了, 下面条。这场景被我同事看到了, 笑了我好长时间。我跟老爸说: 你出来接了, 下了课小子自己会回去。老爸就跟没听到一样, 说: 娃娃们穿一样的校服, 还真不好认呢。

祖孙同桌, 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候。一间小屋, 撒欢的儿子, 啰唆的老爸, 在餐桌和厨房间转圈的老妈, 祖孙三代人, 有一样的浓眉毛、大眼睛, 就连咀嚼的动作、嘴角的笑窝、拿筷子的姿势都如出一辙, 让人真切感受到人类的传承关系。我在一边看着, 常常饶有兴趣地观察他们: 老爸因为脑血管栓塞后遗症, 右手抬不起来, 走路也不灵便, 越发显得老态龙钟。我都不敢近距离仔细地打量他, 看他脸上深刻的皱纹, 迟缓蹒跚的步子, 我有对时光流逝的深深畏惧。

小孩子聪明, 最知道谁会无条件地宠爱自己, 遇到在爸妈那里行不通的事儿, 那小子会在第一时间跑去姥姥家求援。上科学课需要的电线、豆子, 上美术课用的布片、毛线, 捉蚯蚓的小药瓶, 捅鸟窝用的长杆子, 差不多有求必应。进得门来, 儿子攀上姥爷的膝盖, 拔他的眉毛, 央求姥姥做他喜欢吃的。一声声叫得撒娇又任性: “姥姥, 为什么要叫姥姥呢? 是不是因为你太老

啦?” “姥爷, 等我长大了, 你是不是就死啦?” 听了儿子的浑话, 我就呵斥, 可二老非但不向着我, 还直夸孙子聪明, 乐得脸上笑开了花儿……

为了不让我知道, 二老轮流给外孙子把风, 让他看动画片; 无限制地给他吃甜食, 毫无节制地让他吃肉, 每回吃饭, 小子的肚子都撑得圆滚滚的。小学毕业的时候, 小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小胖子, 上楼气喘, 运动会上只能当“板凳队员”。实在没法子了, 我不许儿子去姥姥家吃饭。为了这个, 我老妈直着脖子跟我吵: 娃娃正长身体呢, 干吗不让吃饱啊, 你就是小时候嘴刁挑食, 个子没长起来, 脑子也反应慢。吵架归吵架, 吵完二老照样把饭做好, 卡着钟点送到家里来, 下班回家一揭饭盒, 饭还热着。

几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, 父母飞也似的老了, 老爸在一场疾病中苦熬了三年, 溘然长逝。一夜之间, 老妈的头发白了, 再也没有心劲儿跟我吵架, 终日黑白颠倒地陷在沙发里打盹儿。儿子长成了小伙子, 有忙不完的学习任务, 很少去姥姥家了。我家的“一碗汤房”物是人非, 没了当初的笑声和热闹, 沉寂下来。

日子波澜不惊, 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不争气, 迄今也没攒出够买两套房子的银子。老少三代人, 还是宅在各自的蜗居里, 痒了就挠, 挠完再痒, 直到如今, 但愿也能直到永远。

(请作者告知地址, 以奉薄酬)

若有所思>>>



残缺也是美丽的, 或困了这个残缺, 让这份情感守护着真实, 呵护着你所珍视的……

西方有这样一个故事: 一对老夫妻在共同生活的50年中都由丈夫分面包。面包有两层, 上面一层较蓬松, 丈夫每次都把蓬松的一层留给妻子, 自己吃下面的一层, 就这样他们吃了50年。在金婚那天早上, 妻子说: “亲爱的, 今天能不能变一变? 我想吃面包下面的一层。” 他问: “为什么?” 妻子说: “50年来我一直想吃下面的, 但是我觉得你喜欢吃, 所以我就一直让着你, 但是50年过去了, 我也想吃吃下面的。” 丈夫当时就大吃一惊, 说: “太太, 其实我最喜欢吃上面的一层, 但是50年来, 我都把最好的部分给了你。”

我小时候第一次吃苦瓜的情形与此类

似。在食物、用品大都凭票供应的20世纪70年代, 捉襟见肘的生活可想而知。为了能让正在长身体的我和弟弟保证营养, 母亲总是将自己舍不得吃的肉、蛋、糖不断地塞进我们的口中。一天中午, 我们发现母亲在吃一份剩菜, 弟弟饥不择食地抓起来就往小嘴里塞, 没嚼两口, 就吐了出来: “哥哥, 这菜……好苦……” 我也悄悄地尝了一口, 随即也吐了出来。没过几日, 母亲又背着我们在厨房里以苦瓜下饭, 而我和弟弟的碗里却盛着母亲用粮票换来的炒鸡蛋。望着狼吞虎咽的弟弟, 稍大点的我那顿饭吃得很难。我问弟弟爱不爱妈妈, 他不住地点头, 我说: “妈妈让我们吃鸡蛋, 她却

美丽有缺

□钟志红

在偷着吃这么苦的菜……” 那天, 我俩把母亲碗里的苦瓜抢着吃光了。母亲很是惊讶地问我们: “好吃吗?” 我俩毫不犹豫地拼命点头。

翌日午后, 母亲顶着烈日从市场上背回了一大背篓苦瓜。进门后, 还未来得及拭去汗珠, 母亲就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说: “今天买得更便宜……” 那年, 我7岁, 弟弟5岁。

的确, 爱是美丽的, 可往往表达这份情感又是有所缺失的。如果我们因此怀疑其纯洁性和忠诚度, 那只能说明你与爱和被爱的能力还有一段距离。残缺也是美丽的, 或困了这个残缺, 让这份情感守护着真实, 呵护着你所珍视的……